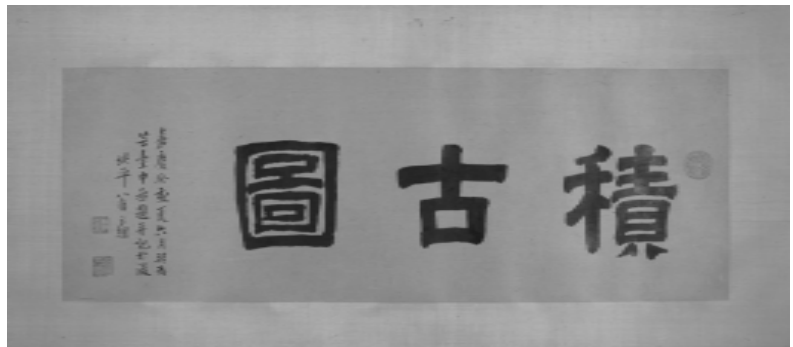


# 阮文达公积古图

吴元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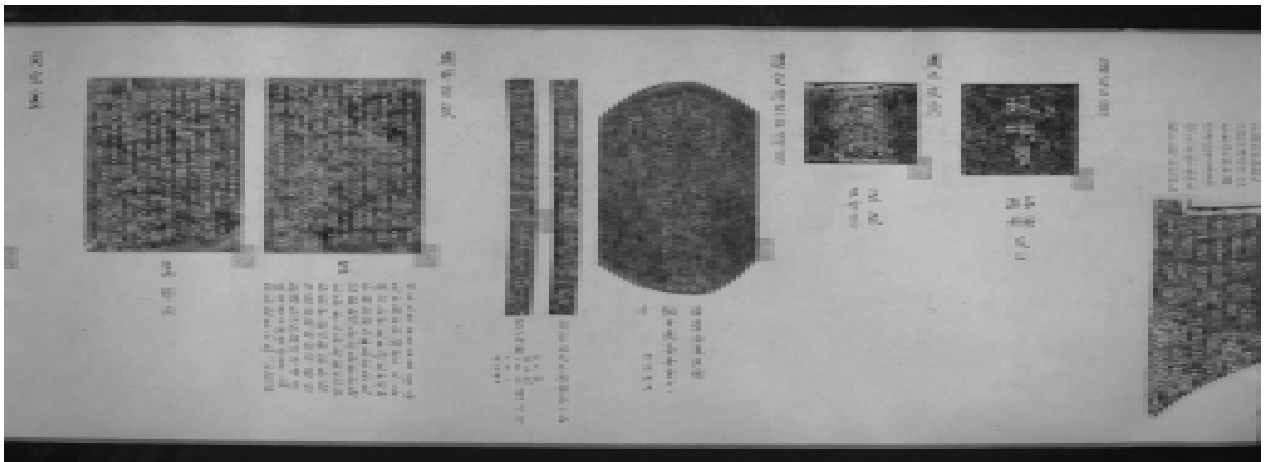
《阮文达公积古图》是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中的一件珍品。图手卷装，通长2640厘米，高38厘米，椭圆团龙纹什花锦包首，楠木匣正面抽盖上镌刻篆书“阮文达公积古图”七字。手卷天头为暗云纹绫托裱。引首卷端是翁方纲隶书题“积古图”三大字，右钤“长毋相忘”瓦当形印，落款“嘉庆癸亥夏六月朔为芸台中丞题并记于后北平翁方纲”，下钤“潭溪”、“翁方纲”二方印。其后是工笔彩绘绢本“积古图”。图长67.5厘米，高34厘米，右上角钤“积古斋”小长印，左下角钤“文选楼”长方大印及“仪征阮伯元章”印。再其后是阮元手书《积古斋记》。记文为正书，写在刻印佛经旧纸的背面，长102厘米，高28厘米，手绘墨线宽栏，凡35行共348字。此记文收入《擘经室集》三集卷三，相校文字略有差异。故录墨迹原文如下：“李义山诗云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词义/山唐人尚不见其（按：

《擘经室集》无“其”字。）器而重其/词况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词且/有其器耶所以余于钟鼎古/器有深嗜（按：《擘经室集》“嗜”字为“好”字。）也与余同嗜（（按：《擘经室集》“嗜”字为“好”字。）者有/平湖朱氏（按：《擘经室集》“氏”为“子”字。）右甫右甫得一器/摩挲考证之颇于经史多/



所创获余政事之暇藉此/罗列以为清娱且以儆案牍/之劳子（按：《擘经室集》“子”字前有“儿”字。）长生好儿童之篆刻/亦刷饰以待癸亥孟春（按：《擘经室集》“癸亥孟春”四字为“壬戌腊日”。）举酒/献（按：《擘经室集》“献”字为“酬”字。）宾且属吴县周氏（按：《擘经室集》“氏”字为“子”字。）柜亩/绘积古图是日几案（按：《擘经室集》“几案”为“案头”。）所积有（按：《擘经室集》“有”字为“凡”字。）/钟二鼎三敦一簋一豆一匱二/彝一甗一卣二尊一铎一角一/爵一觶三觚一洗三剑一戈六/瞿一努机二削一镜二十镜二/及刀布印符之属同积者有/五凤黄龙天册兴宁咸和永/吉潘儒（按：《擘经室集》“潘儒”二字为“天册”。）蜀师八瓠谓之积古/者余（按：《擘经室集》“余”字为“元”字。）督学山东（按：《擘经室集》“东”字为“左”字。）时/高宗纯皇帝赐/御书（按：《擘经室集》“书”字为“笔”字。）笔误识过文一卷此文/纪笔误试题稽古论为积古论/引过一事元奏折谢/恩奉/批答云文佳非徒颂即规臣愚/岂能于/圣德规颂万一而积古一言转（按：《擘经室集》“转”字为“反”字。）有/深愜私衷者因名纂山左金石/之斋曰积古斋所以纪/恩记（按：《擘经室集》“记”字为“述”字。）事也兹之名图犹此志/也”。落款为“嘉庆八年上元日阮元记”，并钤“阮元私印”、“积古斋印”二方印。落款右侧钤有“南皮张氏可园收藏庚壬两劫所余之一”、“续雅”、“圣可手印”三方印。卷心是阮元手拓家藏的历代钟鼎彝器镜、洗、泉布及砖砚等91件金石文物的铭文拓本和91方秦汉印符的钤印。这些拓本裱在手卷上，在铜器铭文拓本齐缝处钤“阮伯元藏钟鼎文字”印，在砖砚铭文拓本齐缝处钤“八砖吟馆”、“琅嬛仙馆”印。铭文拓本下是阮元手书释文和考订文字。卷心前钤有“可园珍秘”、“第二品”、“积古斋印”、“阮伯元所藏钟彝吉金”等印，卷心后钤有“研经堂”、“积古斋”、“阮伯元手拓本”三印。卷心长2135厘米。卷尾是翁方纲手书《积古图记》和陈文述书与法式善等十六人同观题款及伊秉绶、赵魏手书题记识文凡四则。

读阮元所作“积古斋记”可知“积古图”的作者是周柜亩。周氏名瓚，字柜亩。《履园丛书》有载：“周瓚号采岩，吴县横唐人。工山水人物，细逾毛发，用唐、宋人法，识者谓自仇十洲后无此种笔墨矣。阮芸台官保为浙江巡抚时，常在幕府，然吴门士大夫鲜有知其人者。”《扬州画舫录》中记“周



璜，字采岩，吴县人。少学花卉，既成，学界画白描人物，而大幅工笔山水，出奇无穷，遂成名家。”曾作“离骚图”考核详博，识者赏之。“积古图”是周璜受阮元且嘱而绘。创作背景是壬戌腊日，即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初八。（按：阮元手书“积古斋记”墨迹中为“癸亥孟春”似应有误。）阮元邀其同好朱右甫为弼在积古斋与其子赏鉴所藏金石文物。图中所绘三人，中坐根雕禅椅者为阮元，与其对坐瓷古凳者是朱为弼，阮元左后立者是其过继的长子阮长生（又名常生）。手卷中阮氏私藏金石铭文拓本的器物全形在图中都有图绘。所画钟鼎彝器用透视法立体感极强，器物上的纹饰都能依稀可见，十分逼真，充分展示了画家工笔绘画的技艺和对青铜文化造型艺术的理解。

阮元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享年八十六岁。字伯元，号芸台，晚年号颐性老人，擘经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高宗亲擢第一。历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拜体仁阁大学士。提倡朴学，精于考据，为乾嘉考据学著名学者。“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清史稿阮元传》）阮元一生在乾、嘉、道三朝为官宦途通达，政绩斐然，声誉甚隆。从政之余又喜训诂校勘。“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至为浙江巡抚，始手成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阙。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肆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清史稿阮元传》）阮元幕僚多矣，能人荟萃，仅在金石文物收藏研究方面，积古斋收藏钟鼎彝器及镜、洗、泉布等多至二百五十余种，皆十余年间倩钱坫、宋葆淳、赵魏、何元锡等人为其购获经营。在金石文字研究方面，平湖朱为弼是其得力助手。朱氏《清史稿》有传。“朱为弼，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迁员外郎。”“为弼精研金石之学，佐阮元纂《钟鼎彝器款识》。”“嘉庆五年春，阮元邀朱为弼为西席，课其弟阮亨及子常生。”（《阮元年谱》）此后追随阮氏左右，其学问深得阮元赏识。朱为弼也自称是阮元的弟子。阮元编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虽是阮元董领其事，然编辑属稿，实出平湖朱为弼之手。阮元评价朱为弼酷嗜金石文字，且能辨识疑文，稽考古籍。每得一器，必摩挲考证之，颇于经史多所创获。阮元一生著作颇丰多赖于他的幕府中有众多的才学卓著的幕友为其助臂。朱为弼与卷尾书跋的陈文述、赵魏等人都是他幕僚中的亲近幕友。

阮元是清代一位杰出的经学名臣，同时也是清代学术史上地位显赫的人物。《擘经室集》是阮元自编定稿的个人文集，其一生著述均收入其中，系统的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足可观他才学横溢的成就。阮元喜藏金石文物，尤重铭文，而证史实。正如他在“积古斋记”所云：“李义山诗云：‘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词。’义山唐人，尚不见器而重其词，况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词且有其器耶。所以予于钟鼎古器有深好也。”阮元所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中又说：“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释一铭，俯仰之间，辄心往于数千年前。以为此器之作，此文之铸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论秦汉乎？由简策而卷轴其竹帛已灰烬矣，此乃岿然独存乎！世人得西岳一碑，定武片纸，即珍如

鸿宝，何况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书函，麻沙宋板，即藏为祕册，何况商周文字乎！”拓本中“禄康钟”、“虢叔大林钟”、“父乙鼎”、“太祝鼎”、“陶陵鼎”、“师酉敦”、“诸女匜”等器物铭文都收入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内，并附铭文考证。阮元在铭文考证上独有心得。如在“齐宝货”刀币拓本下有阮元书“歛程易田以杏为宝字非吉字。”程氏名瑶田，字易畴，又字易田，清经学家，江永的弟子，多与阮元有文字交往。在这里阮氏显然同意程易田之说。冯云鹏所辑《金石索》金索四，齐刀图下也将面文识“齐宝货”，并注文“此钱往往得于章邱、临淄等处。《嘉祐杂志》称为齐太公杏九，今人呼为齐吉化，皆非也，缘不识古文宝货字耳。”后来学者多将“齐宝货”三字识为“齐法化”。“齐”指齐都城临淄，“法化”意为标准货币。在“即墨之宝货”拓本下，阮氏书“据此知即墨古本作節墨，其作即者省文也。今即墨县当读为節墨县。”《金石索》金索四，即墨刀图旁注：“金石志云節即古字通，据此齐即墨正当作節，今作即者省文耳。”此文与阮说类同。先秦时代刀布币文涉及的地名很多，有的沿用至今，如邯郸、离石，節墨（即墨）等。阮元对所藏青铜酒器不仅考其铭文，视重宝之，而且还实用之。例如嘉庆八年（1803）二月二十六日，阮元父七十寿辰，阮选商周十三酒器在积古斋为堂上寿。阮元有“复与诸友分赋商周十三酒器为堂上寿得商父丁角”诗。嘉庆九年（1804）二月二十六日，其父七十一寿辰，阮另选商周十三酒器为堂上寿。阮元有“復与诸友分赋商周十三酒器为堂上寿得周兕觥”诗颂其事。嘉庆十年（1805）正月十六日，黄文旸七十寿辰。阮元祝寿于积古斋，因以所藏古铜爵酌醢醪为寿，即凿款贻之。黄文旸，字秋平，江苏甘泉人。善诗词，喜藏古币与葫芦。长阮元二十七岁，是其老友。阮元曾为其妻净因道人作传。阮元以家藏商周酒器酌酒为其父与老友祝寿，“愿言千百年，寿如金石长。”实为趣事也。

《积古图》卷中有阮元藏古人名印91方铃印。阮元在《擘经室集》三集卷三，“秦汉六朝唐二十八名印记”中说：“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数，予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史有所见者，自汉至唐得廿八钮，余因第而录之，即命常生释注之。”最后颇有感慨地说：“呜呼！古人姓名铜印多矣，其于正史无考者，未必皆绝无可传之人也。或谓汉人铸名印千百以殉葬，好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见于史，而唯以一钮之铜传数千年后，亦可悲矣！史法贵严，然余谓善善长，恶恶短，能繁毋简，庶几左氏遗法，若马、班、范、崔之伦，或也多所遗略，至其害欤？”这应是阮元收藏古人印钮有所得吧。在图卷中有阮常生所考的“秦嘉玺”、“李广”、“刘胜”、“司马迁”、“李忠”、“刘渊”和“鸡林道经略使印”铃本。关于“鸡林道经略使印”《阮元年谱》载陈文述在《鸡林道经略使印考》中曰：“嘉庆己未春，余师阮芸台少宗伯得古铜印于都门，方二寸许，文曰：‘鸡林道经略使之印’。德清许宗彦以新旧《唐书》、《通鉴》、《册府元龟》诸书考之，定为唐印，语甚精核。余更即其说而推广之”。（陈文述《颐道堂文抄》卷三）许宗彦，浙江德清人，初名庆宗，字积卿，又字固卿，号周生。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主事。《清史稿》有传。据许宗彦、陈文述等人考证此印乃唐刘仁轨之印。铃印中有汉李广印，阮元曾嘱张澍作《李广铜印歌》而颂之。不久，阮元又以珍藏秦汉十铜印，邀同仁分咏。阮元有咏“刘渊之印”诗一首：“汉宝缺角威斗亡，永嘉六玺归晋阳。中间窃夺数十载，天生汉甥刘元海。元海二角真英雄，蛟龙那得居池中。可怜王侯降编户，刘渊名但镌顽铜。此铜镌印尚青组，随陆文兼绛灌武；朱范同门传五经，曾以书緘封泥土。无端玉玺来河汾，改元刻瑞增三文。平阳光昌汉天子，岂监司马家儿军。当塗典午皆成篡，昭列庙中出降禅。公主之孙能復仇，人心到底思东汉。惜哉和曜性不仁，不及李渊生世民。若使石符奉汉玺，讳渊久已如唐人。我今得印系之肘，刚卯金刀辟邪钮。回水为渊属象形，想见单于文在手。”（《擘经室四集诗卷五》）读其诗，小小一方铜印在阮元眼中如见其人。嘉庆十四年阮元将先后所得秦汉铜印四百余钮，择其完善者二百钮，贡入邀内府。卷心最后是阮元“八砖吟馆”藏砖拓本。“八砖吟馆”是阮元珍藏八方古砖的室名。其一：“西汉五凤五年砖”。砖琢为砚，长16厘米，宽8厘米，厚4厘米。砚额镌刻有阮元隶书题：“阮伯元定钟鼎文字砚”，背面有绳纹，上下、左右刻有“五凤五年”阳文砖记及钱载所撰砚铭。其二：“西汉黄龙元年砖”。砖琢为砚，长15.5厘米，宽9厘米，厚4厘米。砖砚墨池上额刻阮元题“口此西汉物也谱研斋与五凤砖研共珍藏之。”背面有绳纹及下角刻“张氏石鼓亭”五字，左侧刻篆书“阮伯元校十三经研”，右侧为“黄龙元年建”阳文砖记。其三：“吴

天册元年掌纹砖”。此砖下残，残砖长18厘米，宽16.5厘米，厚5厘米。绳纹面有一掌印，左侧有“天册元年”阳文砖记。拓本下面有阮元书“此掌文凹下颇短似妇孺之左手也”。其四：“东晋兴宁二年砖”。砖琢为砚，长31厘米，宽14厘米，厚4厘米。砖正面刻隶书“东晋兴宁二年俞氏所作砖”，下刻有“扬州阮氏谱所斋藏”小字一行，背面有绳纹并阴刻一葫芦形墨池，上下有“兴宁二年”、“俞氏所作”阳文砖记，左右有方孔圆钱及长方形几何纹饰。其五：“晋咸和二年砖”。砖琢为砚，长18.3厘米，宽10.8厘米，厚4厘米。砖砚左侧有阳文“咸和二年岁在丁亥口”，缺字似“建”字仅可见上边“聿”字头。其六：“汉永吉砖”。砖琢为砚，长13.7厘米，宽8.6厘米，厚4.6厘米。砖砚左侧有阳文“永吉宜侯王”，右侧刻隶书何元锡识文。其七：“晋潘儒砖”。砖琢为砚，长15.5厘米，宽6厘米，厚4厘米。砚背面及上下有阳文“潘儒”等残字。其八：“吴蜀师砖”。此砖仅有正面砖阳文拓本，拓本横长38厘米，纵高19厘米。关于“吴蜀师砖”阮元有《吴蜀师砖考》一文收入《擘经室集》卷三。嘉庆八年（1803）二月，阮元邀同人于“八砖吟馆”分咏汉晋八砖诗。阮元有咏“吴蜀师砖”一首收入《擘经室集》四集诗卷六。嘉庆十四年阮元在湖州又得新出古冢有晋永和、泰元年款的古砖，并为拓本作跋。“八砖吟馆”所藏非仅八砖矣，后多有续增。阮元喜收古砖，琢砖为砚，为一雅好。阮元的“西汉五凤五年砖砚”题名为“阮伯元定钟鼎文字砚”，以“西汉黄龙元年砖砚”名为“阮伯元校十三经研”实用之，乃为“古为今用”之先例也。

卷尾有翁方纲楷书“积古斋记”，翁氏在记最后说：“……公与朱右甫诸君加以考释摹侵，以公同好。于是古今奇秘，江山粹精皆在阮氏积古斋矣。盖马、郑之传注，孙、郭之训诂，吕、薛之考订，欧、赵、洪、娄之鉴藏备一卷者，世未尝有也。”并钤“苏斋墨缘”“潭谿”二印。落款是“嘉庆八年夏六月朔北平翁方纲”。《阮元年谱》记嘉庆八年“八月，阮元向翁方纲出示《积古图》一卷，翁方纲为之作记”。此注时间有误，应以翁氏墨蹟所记时间为准。

翁方纲是清初，翁、成、刘、铁四大家之一，又精于碑帖及钟鼎彝器的鉴赏考证，并将考据之法用于书道，所题卷端和楷书后记可宝之。卷尾题中伊秉绶书记也可观这位碑学大家墨迹之风韵。阮元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他是振兴碑学的倡导者。他的书法篆、碑兼取合于古法。从他所书的“积古斋记”中可以鉴赏其楷书功力不凡的神采。

《阮文达公积古图》清光绪末年入藏张之洞家，手卷内所钤“南皮张氏可园收藏庚壬两劫所余之一”、“可园珍秘”、“第二品”等印即是张氏收藏印记。

纵观全卷，集书法、绘画、捶拓、治印为一卷，其艺术鉴赏价值，文献史料价值均可称赞。该手卷尺寸之长在今传世拓本手卷中也可称冠。至今保存完好的《阮文达公积古图》既是研究阮元这位金石学家的一件珍贵的史料文献，又是一件鉴藏价值极高的传世文物精品。

